

乡村旅游,请少些急功近利

黎 昕

近年来,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农业新的增长点的位置也愈加突出。乡村旅游本是致富为民的好事,却在各种资金的一拥而上中,逐渐迷失了方向。

乡村旅游是依托乡村自然与人文资源并以之为吸引物而开展的旅游活动,是一个相对于城市旅游的空间概念,是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结合而深化出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也是旅游者对于大自然和先祖生活方式的双重回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意境,让很多都市人充满向往,而作为乡村旅游独有特色的田园意境,曾一度打动了无数喧嚣却疲惫的都市人。然而,在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不少打着乡村旅游幌子的商业开发堂而皇之地走进乡村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民居被改得越来越像招待所,饭菜越做越像五星级酒店的大餐,更有甚者,加上了按摩、唱K和麻将。听不到鸡鸣狗叫,看不见农耕炊烟,过度的商业开发带走了乡村的悠闲与宁静。

乡土特色本就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当大片大片的庄稼地,房前屋后的菜园、古树,这些承载乡土文化的东西都消失的时候,乡村旅游也就只剩下空洞的躯壳了。

在当前乡村旅游项目集体上马和乡村旅游市场异常火爆的境况中,我们可以嗅到一丝“危险”的味道:乡村旅游过于急躁。乡村本来是最有条件慢条斯理建设的,当前急功近利的开发也让乡村旅游一点点地沦陷,有条件的村庄在搞,条件不成熟的村庄创造条件也要搞旅游。

发展乡村旅游是个大课题,需要的是长远规划和科学论证。乡村旅游规划不能脱离资源现状进行天马行空的乱编乱造。豪华大餐和舒适酒店不是乡村旅游;“处处核桃子,遍地蘑菇炖鸡”也算不上真正有内涵的旅游项目。搞好乡村旅游,要在规划之初,找准乡村特色,紧贴乡村民俗和当地文化,结合游客需求,开展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

发展乡村旅游,慢些挺好。



孔子姓孔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映愚民思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否说明孔子轻视妇女?4月11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名春做客尼山书院,就史学界对孔子其人其书的误读与学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我们是否误读了孔子?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当日讲座题目为“孔子其人其书——以《论语》误读为中心”。廖名春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孔子生平几个问题做了解读。

首先,孔子姓“子”。“我们知道孔子是殷的遗民,源于孔子讲‘而丘也,殷人也’。”廖名春说,因为孔子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后人就因为孔父嘉的原因以孔为氏。孔父嘉被宋国的权臣华父督杀死后,其后代防叔跑到鲁国,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孔子便成为鲁人。

基于此,廖名春认为孔子并不姓孔,孔是孔子的氏。“现在姓就是氏,氏就是姓。但在先秦,姓跟氏不同。”廖名春解释道,有氏在先秦是

非常有地位的象征。因此孔子因为孔父嘉是宋国的宗室,他以孔氏的“孔”为名。但实际上孔子姓“子”,因为宋王一系均为子姓,周文王、周武王是姬姓。

其次,孔子并非贵族。“我们讲孔子生平的时候,很多人将其塑造为贵族形象,其实用现代话说,孔子是‘草根’。”廖名春说,孔子讲他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就是讲他下来的时候,实际上生活在社会底层,所以他做过很多低贱的工作。孔子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廖名春认为主要是他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应该是仁,但是礼也很重要,归结起来应该“仁本礼用”,以仁为本、以礼为用,这是孔子思想的特征。

现代人已明晰,《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作者应为孔丘等,而非孔子一人。那么《论语》的名字当如何解释?廖名春从训诂学的角度给予了解答。

他表示,《论语》的“语”是一种文体——记言体;“论”可训为“论”,“论语”就是“论语”,专门讲述人伦道德,讲的是修心、修己治平的事情,修己治平大部分都是人伦道德。《论语》的主要编写者是谁?廖名春认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考证。柳宗元认为,《论语》记载了很

多孔子的学生,书中孔子一般都是直呼其名,但有两个学生很特殊,一个是有子,一个是曾子。有子称“子”,曾子也称“子”,“子”即老师。

有子称“子”比较好解释,因为有子在孔子死了之后,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准备让有子做继承人,所以有子的地位比一般的学生要高。曾子则不好解释,因为曾子的年龄在孔子学生里面比较小,他为什么称“子”?柳宗元猜测,《论语》是曾子的学生编的,所以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就比较特殊,称呼曾子为“子”。

廖名春认为,由于《论语》成书较早,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对正确理解孔子思想会产生影响。

首先是有碍理解。《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界对“耳顺”一直未作出恰当的解释。廖名春认为,“六十而耳顺”之“耳”应该读为“聃”。“聃”字从“耳”得声,跟“耳”字音完全相同。“所以从音上来讲,它跟‘耳’通用的可能性很大。”廖名春说,我国早期字典《类篇》说“聃又人之切,和也,调也。”《庄子·天下》篇以“聃合欢,以调海内”。陆德明《释文》:“聃,崔、郭、王云:‘和也’。聃和万物,物合则欢矣。”“六十而聃聃”就是“六十而和顺”。“和顺”一词在先秦文献里出现很多。

其次,对《论语》的错误理解容易造成对孔子思想的误解。

《论语·泰伯》记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句让很多人误以为是孔子的愚民思想。但廖名春认为,对于这种理解存在逻辑错误:“如果孔子认为‘民’‘不可使知之’,那么孔子的教育、儒家的教化将无从谈起。”他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有两个字是假借字:第一个是“由”,“由”不是本字,是启迪的“迪”假借字,“由”跟“迪”



——“鸭梨之乡”阳信 60场梨园鼓书会吸引八方游客

陈丽媛 霍向峰

阳信是闻名中外的鸭梨之乡,鸭梨种植面积达20万亩。自1990年4月举办首届梨花会暨经贸洽谈会以来,每年4月,阳信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名游客前来游园赏花。4月9日至12日,伴随着阳信县金阳街道万亩梨园进入盛花期,阳信鼓书院的20多位鼓书艺人,以及来自海兴、庆云、邹平、无棣、惠民等地的十几位民间艺人,把舞台搬进了梨园中的观景台、百年古梨园、“鸭梨之乡”纪念碑、朱万祥塑像、七仙女授梨像、阳信县民俗博物馆、梨祖圣母·甘泉驻跸、老君池、七仙女生态旅游度假村等10个景点,为八方游客免费说书唱戏60场,给该县的乡村旅游带来了浓浓的文化味儿。

“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罗成算卦》。”西河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兰一开口,那圆润浑厚的唱腔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很多老人自带马扎围着舞台坐了一圈。“他们都说得老好听了。”一位边听边打着拍子的老大爷告诉笔者,以前是村里有喜事的时候,主人家雇来说书的艺人说书,才能跟着过把瘾,现在是国家支持,艺人们一说就是三四天,“有听头,有味道,就跟饥荒年月吃了顿猪肉饺子似的,解馋。”

阳信县自古说书艺人多,鼓书更是一绝,像西河大鼓、渤海大鼓、毛竹板书、木板大鼓和鲁北大鼓,都是省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据阳信县文化馆馆长周和平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阳信就有一支曲艺队伍,最多的时候有50多人。这其中就包括当时辞了教师工作专门去学唱鼓书的艺人贾树芹。“当时在学校教书,一个月才十几元钱,但是说书的说一场就能赚5元钱。当年就凭这一项,我给三个儿子盖了房子娶了媳妇。”贾树芹自豪地说。

后来随着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推进以及综艺节目、流行音乐的冲击,这支队伍迫于生计解散了。“回到农村之后,大多数人都转行了,譬如毛竹板书艺人劳玉山干起了五金生意,劳玉山的师兄李鸿儒则卖起了老豆腐。少数坚持说唱的也是打游击战,今天这里说一回,明天那里说一遭,没人请的时候就在家种地。”周和平说,对于这些说了大半辈子书的艺人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割舍不下对说书艺术的热爱。

近年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持续开展,本已式微的传统曲艺再次受到各级政府及民众的注意。2009年,在经过充分市场调研和深思熟虑后,周和平把全县说唱鼓书的代表性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阳信县鼓书院,常年开展免费送曲艺下乡活动。为调动老艺人的积极性,每表演一场说书政府发给他们适当补助,以解决他们基本的生活问题。这些沉寂许久的老艺人又重新活跃起来。

“梨花绽放千树雪,勤政为民万民

廉”,这是阳信县鼓书院的老艺人劳玉山新编的毛竹板书中的一段唱词。“很多小段子,其实就是在说历史、道社会变迁。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就说吃的事儿,现在生活好了,自然就有一些新的段子,可以说是个历史符号。”据劳玉山介绍,近几年鼓书艺人们在保留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还精心创作了《梨乡赞》、《扒房》、《一只蓝花碗》、《咱日子越过舒坦》、《请红旗》等适应时代特色的新段子。

其中《请红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快过年了,一个老头让两个儿子去请财神,没想到他们分别请来了一面国旗和党旗。老头当下就急了,大过年的这还不让人笑话吗。两个儿子耐心

地把道理讲给老爷子听:现在村里发生的变化都是党和政府给我们的,过去每年烧香磕头,到头来还是受穷,亏得政府帮着咱修路、发家致富。财神是谁?是人民政府,是共产党。

“这是三个人说的段子,自搬上舞台以来就一直在演,非常受欢迎。因为艺人们在用通俗的语言说咱老百姓身边的事儿。‘第一书记’进村之后,帮我们修了柏油马路,通了街道,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周和平说。

游客马云飞是曲艺爱好者,从小爱好说书唱戏,这次听说有梨园书会,就请了假,专门来阳信“蹲点”听书。“这些老艺人齐聚梨园,太难得了,真

是学习说书的好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梨花会期间,阳信共迎来游客近10万人次。“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这边厢艺人们把自己的拿手好戏亮出来,那边厢游客听得如痴如醉。许多游客不再单一地走马观花看景点,在游玩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梨乡浓厚的文化氛围。”

“千树梨花千树雪,一溪杨柳一溪烟。”那一团团、一簇簇、一枝花、一片片洁白的梨花,如云似雪,让人驻足凝望,而梨花树下的乡音乡情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梨园鼓书会这一形式,无疑为保护和传承毛竹板书、西河大鼓、渤海大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阳信县第二十六届梨花会举办期间,鼓书艺人在梨园内景点献艺

霍向峰 摄

文化创意 旅径通幽

王松松

景区“同质化”现象堪忧

最近,导游贾想忙得不可开交,一周之内带团跑了6个赏花节。“解解说词倒是都不用准备了,把景区名字一改,就是一套新的解说词。”贾想自嘲道,“现在,这解说词都是按季节换,不是按景区换。”整个3月份,贾想带了17个团,其中有11个是去各地参加赏花节的。“春天踏青赏花无可厚非,但没必要你办个樱花节,我就弄个桃花宴。”

“中央大力提倡发展旅游业,县里既想落实文件,又想少花钱,只能借鉴周边县市的做法了。”一位在县旅游局工作超过7个年头的张姓办公室主任深谙其中之道:“桃花或者梨花都是现成的,扯个横幅,找些媒体,请领导来讲个话就算是开幕了。”

做旅游项目不是能赚钱吗?“一个县里的桃花节会有多少人来参观?就算有人参观他们能在这儿住宿?能在这儿消费?”张姓主任撇了撇嘴,就算外地游客有消费意愿,县里也没有太多的消费项目,“旅游项目是大力发展了,可与之配套的服务设施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建好的。”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和无烟工业,

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县市都适合,为了政绩而快速成型的形象旅游项目大都采取借鉴办法,景区的同质化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副院长萧继虎看来,旅游项目开发是个需要深度思考和策划的系列工程,“拍脑袋、赶时髦肯定搞不好旅游产业。”

旅游要多些“精神刺激”

清明节游玩归来,郭书桢拿着手机兴奋地给同事炫耀自己的旅游成果。“这个破城楼好有感觉,是什么年代的啊?”同事的发问,让郭书桢顿住了正在滑动手机屏幕的手指,过了几秒,他无奈地答道:“忘了。”

郭书桢的经历不是特例,采访中,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抱怨:“旅游一遭,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什么都没记住。”

“现在景区开发和景点设置大都采用以视觉观感来吸引游客的做法,也许在游览过程中,游客会产生流连忘返的感觉,但这种基于视觉的刺激很短暂,一周或者更短时间后,这种刺激就会逐渐被遗忘。”在济宁上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安全看来,能让游客产生再来一次或者推荐

亲朋前来想法的景区是那些能给他们留下精神满足的景区。“只有触及游客内心和心灵的享受才能给他们留下长久的刺激。”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逐步提高,家庭式旅游逐渐成为主流,旅游者更注重个性化、体验化、高端化,游客对常规旅游线路逐渐表现出疲惫状态。”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经理张国滔认为,现在各大旅行社推出主题游、夕阳游、养生游、深度游、自由行等就是为了应对游客视觉疲惫窘境。用主题旅游来给游客以精神享受和刺激。

文化给旅游带来“回头客”

“旅游线路和旅游主题的改革只是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从旅游景区的规划和建设上着手。”萧继虎认为,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是破局的关键,“我们应该把旅游变成成为文化的体验和享受的过程,只有那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早在去年8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方式转

变,坚持融合发展,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地域文化决定着一个地区旅游的发展方向 and 特色品位。”为此,夏安全在上九古村的开发中,时刻坚守“乡愁”主题,“上九古村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石头民居和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些都能唤醒游子内心的乡愁基因,这样,何愁没有回头客?”

4月2日,曲阜旅游推介会上,修学游成为今年推介的重点,观看晨钟开城仪式和孔府大戏,体验孔子六艺,参与民俗活动,举行中华成人礼、入泮礼、祭孔仪式等古礼,聆听国学讲座等旅游内容吸引了一大批中外游客的关注。

“曲阜早在2006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修学旅游节——曲阜孔子修学旅游节,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邹城建设了习儒馆,针对不同群体策划了特色化的修学产品;梁山、微山、泗水、汶上等地也策划了符合地域特色的修学旅游产品,修学旅游成为济宁旅游的金字招牌。”在山东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陈国忠看来,儒家文化与旅游碰撞出了绚烂的火花,“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有效延长了旅游产业链,文化与创意的结合,成为了旅游业新的增长极。”